

第一章

—

壬申年。猴年。公元 1932 年。

过了正月十五是十六 过了正月十六是十七，一连三天没明没夜地折腾，可十世鸡眼李就是不肯顺顺当地出来。似突然改变了主意，致使大裤裆胡同的老少爷们也只能继续引颈以待。

望眼欲穿 心急火燎……

而十世鸡眼李却仍然久久不见动静，似乎觉得还是在里头舒舒服服呆着更好。虽混沌沌，四周却溢满了温馨。是懵懵懂懂，但惟此便觉得更加惬意。更何况！头顶还总悬着一颗什么玩艺儿在为他跳荡。柔情脉脉 永不倦怠 生生不息地在为他注入一种难以名状的快感。前几天的一通拳打脚踢只能算一时冲动，似临了这才发现里头才是真正的洞天福地。得！任“外面的世界更精彩”说不出来就不出来！

犯倔！却更激起了各路诸侯热情的关注。

各路诸侯？在这里系指各类身怀绝活儿的市井能人而言。

须知，大裤裆胡同乃这朔方古城三教九流会聚天地。人称“漠北王府井”又名“塞外小天桥”。就是因有各路诸侯在此竞显身手，从而才使得“两条裤腿儿”逐渐成了闻名遐迩的闹市区。十世鸡眼李以驴肉陈、膏药王、茶馆刘、白铁韩、飞义张、掌勺胡、顶幡马、杂碎常种种名号而论，当也属大裤裆胡同的一路诸侯。只不过此鸡眼绝非彼鸡眼，乃系指脚丫子上的一种疔疾而言。形神兼似，前脚掌、后脚跟、脚趾缝间无处不钻。老年间绝无他法，只有进澡堂子求修脚高手剔除之。顾名思义，“世袭‘鸡眼李’”的尊称当由此得来。井水不犯河水，各凭各的祖传绝活儿混饭吃。但十世鸡眼李的出与不出竟引起如此轰动性的关注，各路诸侯这种“咸吃萝卜淡操心”的浮躁确实令人费解。

蹊跷！一反常态的蹊跷！

要知道，鸡眼李世家虽勉强也可算得一路诸侯，但胡同里的老少爷们却从来是不屑一顾的。绝活儿是绝活儿，可操的属“贱业”。归下九流，俗称“捧臭脚的”。就连市井之中也早有不成文的规矩：妓院的“大茶壶”、殓尸的“鞭杆子”、澡堂子里“捧臭脚的”人等，均不得进入茶楼、酒肆、书场、戏园子。以免脏了地面儿，连带败了客官的雅兴和胃口。但也绝不能说这种浮躁是纯属无风起浪，要怪也只能怪一位娇娥的出现彻底搅乱了各路诸侯特有的心理平衡。

老天爷！一朵鲜花果真插在了牛粪上……

1927年，口内绝收，饥民如饿蝗一样扑向塞外。哀鸿遍野，这朔方古城遂有了“人市”。席筒卷着妇女，两块大洋一个。不挑、不拣，老少美丑全凭着扛回家碰运气。而当时的鸡眼李家尚只有光棍儿一条，三十出头却仍难讨得一个婆娘传宗接代。困难？都嫌他那一身永不消失的臭脚丫子味儿。也只怪各路诸侯公认的“小祖宗”金七爷一时兴起，愣让打把卖艺的老横二给这

小子扛回家一个。钱由他掏，运气却由光棍儿来碰。玩世不恭得实在可以，致使鸡眼李家顷刻间围观者如堵。老少爷们七嘴八舌纷纷作出预测 嘻嘻哈哈地冒什么凉腔的都有。这位说瘸子、拐子、哑巴、傻子、丑八怪尚可凑合着使用。而那位却言道：要扛回个八十岁的老妈亲那可就眼瞅着要断子绝孙抓瞎了。可谁曾料想到当席筒打开后竟会风云突变，一时间愣让各路诸侯目瞪口呆。天哪！竟会是个十八九岁的黄花大闺女！是饿得奄奄一息，但一经展现还是使得大裤裆胡同“六宫粉黛无颜色”。面黄肌瘦尚且如此，后来得了食儿的光彩照人就可想而知了。随之便有了“鲜花插在牛粪上”之说 老少爷们也就跟着莫名其妙地感到心气儿不顺了。

从此，鸡眼李家便成了各路诸侯注目的焦点。

好在人虽长得出众，但一连四年就是不见下崽儿。断子绝孙就是断了绝技绝活儿，为此各路诸侯愤愤不平之情才稍有缓解。得！还是老祖宗留下的古训“种地要用短腿牛 娶老婆要娶一篓油”实惠，人尖子是水灵却只会往家里招苍蝇。图好看买张美女画儿贴到墙上去，其实拉熄了灯俊丑都是一个滋味儿。可谁料老天爷就是让人难得心静，第五个年头这女子竟大出意料地怀上了孕。鲜嫩的脸蛋儿更加光彩妩媚，苗条的身段竟逐渐隆起了个“小坟头儿”。说白了看 这就是前头所说十世鸡眼李赖着不出的“洞天福地”。

您哪！终于说到了本书的主人翁……

凡高人问世 必有异兆 果然“招苍蝇之说”一时间甚嚣尘上了。不平衡总得找到平衡，老少爷们天生就有这种自慰之法。这期间尤以祖传卖羊杂碎的杂碎常最为来劲儿，竟带头开始为各路诸侯数上了“苍蝇”。其实此人的绝活儿并不绝 祖传的只会暗中往汤里加尿碱以调味。据他说，当今的鸡眼李就是他娘

借的种儿 而这小子的那玩艺儿更是先天性的“不起殃子”。不招苍蝇下不了蛆 肯定那“小坟头儿”里藏着不少“猫腻”。各路诸侯虽明知杂碎常早就“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逮着空子就会去“过眼瘾”解馋。但还是被调动起了空前的积极性 纷纷打发老婆孩子七姑八姨前来探听动静。大老爷们亲自出面似有些屈尊掉价儿，各位好汉当然会采取这种方式保持消息灵通。

似迎候圣人圣主降世一般……

也是那“小坟头儿”里的秘密似越来越多 竟在老少爷们的心目中变得更深邃莫测了。杂碎常挺着草包肚，迈着八字脚，咧着蛤蟆嘴在现场不断发布“消息”更使得整个大裤裆胡同更激动不已了。听听“掏钱买‘货’”的金七爷已过时了 往回扛人的老横二也不新鲜了。据杂碎常咬着一位娘们儿的耳朵说，好像还和孤魂滩上那洋教堂的洋神甫沾着边儿。天哪！这要生出个带“贵胄相”的还好蒙混 生出个显“武林风”的尚可遮掩 而要生出个大鼻子蓝眼眼的那乐子可大了去了！塞外小天桥百年难遇的大稀罕，老少爷们就等着瞧热闹吧！

然而，一代高人却仍赖着久久不出……

真吊人胃口！致使鸡眼李家破败的小土院前人头攒动，愣比古代迎接救世主降生的人还多。嘻嘻哈哈 叽叽喳喳 而且不以杂碎常先人为主的诱导分成了四派：“贵胄派”、“武林派”、“大鼻子蓝眼睛派”甚至还出现了“顿起殃子派”。当然了 毕竟是人家的老婆，你能保证人家那玩艺儿不会冷不丁挺直了腰板儿？

孰是？孰非？还得等候……

一句话：生出来像谁就是谁的种儿！既追求最激动人心的刺激 又不忘给自己留条退路。市井之中向来如此 有独特的市井心态，也有独特的市井天地。但总是伸长脖子死等也不是一

回事儿 姑且先拉出这涉嫌的‘四只苍蝇’认识认识。

贵人、洋人、镖师、捧臭脚的……

二

鸡 眼 李

若以“名分”而论 此人当排首位。

鸡眼李 从大清乾隆年间先祖到口外立业以来 他应算得九世鸡眼李了。是身操“贱业”却相貌不俗。刀削脸、中分头、精瘦的身板儿。虽已三十五六，但因从小在澡堂子里泡着至今仍显得是细皮嫩肉的。如若换上一领长衫再摇起一把折扇，走在闹市之中将自带三分书卷气。但可惜老天一不留神儿，错把他推到‘捧臭脚的’这一行来了。

没辙 只能既来之、则安之……

鸡眼李从小就听天由命，甚至还很感谢老天爷赏了他这碗饭吃。自幼即懂得苦学潜研祖传的各门绝技，父母一死就成了“朔方贝子池”的公认“一把刀”。朔方贝子池 又称“塞北第一浴”。扼守闹市区的“裤裆”部位 得此称号当属澡堂业“幌子级”人物。更何况！鸡眼李人品极好。十二三岁就懂“上街让着走 见人就哈腰”而且不该去的地儿绝不去 不该说的话儿绝不说。如遇外人不解之时 他还能喟然而答：“咱知道自己的身份 咱守礼儿！”故而在“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之前 他在大裤裆胡同尚颇有人缘儿。知“礼”而不卑不亢 竟颇得一些头面人物的看重。比如前面所提到过的金七爷、洋神甫 以至于踢场子卖大力丸的老横二。

其实，鸡眼李的内心却隐没着一种特有的自尊……

也难怪当年跟‘老祖宗’奔塞北来的各路诸侯能和‘皇家’真正沾上边儿的也惟有他家。据朔方史志载：一世鸡眼李的养父即为乾隆爷驾下的一名“捧脚太监”。虽仅为螟蛉之子，却尽得皇室绝技秘方的真传。果然一出江湖便声名大噪，竟以“浪子”身份出没于豪门权贵之间。只不该玩得过于潇洒，终于被一位王爷设计困囿于深宅后院之内。坦言声称：本王爷一天也离不了你那绝活儿之中的绝活儿“极乐手”，却又怕你坏了王妃嫔娥的清名而串了种儿。你若同意阉了，本王爷赏你个四品顶戴。你若拗着性子来，奏明了皇上你那玩艺儿还是保不住！多亏了一世鸡眼李马上叩首答谢，声称三日内必自动净身以报知遇之恩。恰好此时有位贝子爷奉命率部北上戍边，一世鸡眼当即投其麾下随军逃到了口外。贝子爷也深爱他这一手绝活儿，却从此再不提那个“阉”字。贝子府内院是得干净，挑地儿给他照京城的原模原样儿造座澡堂子不就成了吗？有自己独用的“贝子间”，也省得妻妾成群在一旁哭哭啼啼搅和。其间奥秘姑且不谈，但从此这澡堂子便确成了贝子爷讨论君国大事的特殊“议事厅”。而一世鸡眼李也从不离左右，以至被各路诸侯尊为“爷”而红极一时。

往事悠悠 不堪回首……

自尊是自尊，却又无可奈何。谁让老贝子爷不久便寿终正寝，而后继的镇远将军竟偏要把“极乐手”定为“妖术”。为使前任身败名裂，又抄没了一世鸡眼李全部家产将其贬为“奴”。到这位“浪子”抱恨终身去世时，仅给独生子留下了那本老太监手抄的麻纸“秘笈”和无形的绝技绝活儿。进入民国，那“极乐手”更被明令严加禁绝。轮到他在澡堂子里独当一面时，似也只能沦落为“捧臭脚的”了。贝子爷在世时老祖宗被称为“爷”，而现在各路诸侯有时干脆省了“李”，喊他“臭鸡眼儿”了。愣把他和

妓院的‘大茶壶’、‘验尸的’、‘鞭杆子’排列在一起，统称为大裤裆胡同特有的“下三烂”。物极必反，人言可畏。鸡眼李是胆小，是唯唯诺诺，但内心却绝不乏“重振雄风”的壮志。难怪要发古之幽思，他盼只盼某一天能有一位识“货”的贝子爷再世，盼只盼某一天他也能在市面上堂堂正正地当回“爷”。要知道，他那一身大内的绝活儿可不是就用“鸡眼”两字能概括得了的！绝不像杂碎常只会往杂碎汤里调尿碱，而是在澡堂业里真打实干，身怀多项绝技的！

也是！且推出几项听听解释……

【一把抓】属搓澡范畴。但此搓澡绝非彼搓澡，一般凡夫俗子似很难完成。泡澡泡到什么火候，赤条条放倒了该摆什么姿势，那其间学问可就大了去了。更何况！先搓哪儿，后搓哪儿，肉嫩处怎么搓，皮糙处怎么搓，头遍水，二遍水，以至毛巾把儿该换几次等等等等，早已进入程序化，绝对错乱不得。如果将一丝油泥儿提前散落了，那就算不得能耐。而高手搓到最后，却往往能借手巾将浑身的油泥儿一把抓下。然后再展开手中的毛巾，让被搓者一睹“战果之辉煌”。颇具杂技手法，又兼艺术内涵，故人称此绝活儿为“一把抓”。据说，就连京城也几近失传了。

【逍遥游】属按摩范畴。与“一把抓”不同之处在于：绝少杂技成分，全凭苦练内功。推、拿、按、摩、捏、揉、捶、抓，无一不靠祖上真传。或用指、或用掌、或用拳、或用肘，甚至用脚，处处皆显功力深浅。可舒筋、可活络、可松骨、可顺肌，作用已非同一般。可消食、可化淤、可解乏、可除累，奇效更随时可见。来时带着一身疲困，走时还你一身轻松。故当年贝子爷曾为此慨而言道：可三月不近弓马，不可一日无此逍遥。为此，文人墨客便顺之把按摩称为逍遥游。据说，京城此行欲另立门户了。

【摘鸡眼】属修脚范畴。若和上述两项相比，似已由服务行业开始向医疗领域迈进。需动刀子需用药，故称之为“绝技”当可谓言之不谬。但修脚这一行却绝非只针对“鸡眼”而是必须面对脚丫子的诸多臭毛病“全面开花”。诸如去老茧、剔顽肉、削死皮、拔除脚疗种种种种。就单拿这修脚趾甲一项来说，便又分别有拔病趾甲、削灰趾甲、整裂趾甲、除倒勾趾甲等等等等而且还有因脚气和汗脚带来的诸多难题，黏黏糊糊，臭臭烘烘，没有一手绝活儿绝对难以应付。好在高手均有祖传特制的各类修脚刀 还有大内传出的秘而不宣的各类药方 这才使得再难伺候的臭脚丫子上也能做出最新最美的好文章。比如后世所流传的‘金蝉脱壳’‘大珠小珠落玉盘’等等 莫不如此。只不该人们讳忌脚丫子之臭 故将此行隐称为“摘鸡眼”了。据说 已有人将其视之为一项古代的高级科技而加论述。

【极乐手】属秘技范畴。似和按摩有关，却又有自己难言之隐。本来进得澡堂求个一身轻松并无可厚非，就不该有些爷求得却是种旁门左道的消魂秘技。见不得人却能使人“极乐”，尤其对一些德高望重者也算一种补足。虽年事已高力不从心了，却仍能在澡堂子里道貌岸然地老有所乐。老王爷要阉人是为此 贝子爷设贝子间也是为此。泡到火候了 搓得舒坦了 然后便是操秘技者在下体几个关键部位一捏、一拿、一推、一抓。顿时间竟让人犹如巫山云雨，畅快得禁不住浑直打颤儿。秘技代替了专宠，成群妻妾当然会哭哭啼啼了。此绝招清末民初已被严令禁绝 只留下个上不得台面的雅号 极乐手 据说 大多学者都认为早已失传绝迹了。

而鸡眼李却深藏不露 堪称“四项全能”……

但一连经过这么三天的苦熬苦盼，却因为未来儿子的拒而不出已变得全无意义了。鸡眼李之所以能够忍受由“卷席筒毡

遇'所带来的种种讥讽、嘲弄、戳脊梁骨 以至差点儿被唾沫星子淹死，还不就是忍气吞声地为着这新一代传人出生吗？而这小子竟敢死赖着不出，莫非天生就是个逆种？

鸡眼李预感到不祥了……

金 七 爷

若以掏钱而论，此人当排次席。

金七爷 原名金一脉 时年三十刚出头，个头儿不高 虽瘦小却蛮精神的。睛眼里白的多而黑的少，故天生一副顽劣的贵青相。常着一领夏布长衫提着鸟笼子漫步于大裤裆胡同的街头，也常哼唱着京戏唱着小曲儿出没于“裤裆”里的茶楼和酒肆。脾渺一切 典型的大闲人一个。各路诸侯见之无不点头哈腰 恭恭敬敬称他一声 小祖宗！

是令人不解 却别有原由……

遥想当年 乾隆爷下旨重筑这朔方古城之后 曾钦命一位宗室贝子率部北上戍边。而这位封疆大吏也果不负皇恩浩荡，竟在率领一支八旗子弟兵的同时还带来了另一支“队伍”。诸如唱戏的、卖笑的、玩鸟的、架鹰的、保镖的、算命的、专治杨梅大疮的、特卖丸散膏丹的 还有那些擅长调制各类京味美食的诸多高手，而一世鸡眼李便是其间身怀绝技者之一。均依傍据传是先皇北巡时御马踏出的御泉井，苦心营造起颇具京韵京味儿的“塞外小天桥”。好您哪！缺了这份儿难割难舍的吃、喝、玩乐、泡，还怎么让将士们在这荒凉的口外为皇上肝脑涂地？当然 紧靠御泉首先便有了贝子爷下令建的朔方贝子池 随之对面便出现了与之配套的酒楼和茶肆。三足鼎立，紧扼“裤裆”部位。只不该随军而来的市井好汉也均不甘落后，竟蜂拥着东西

而向纷纷盖起了各显其能的小门面儿。竞相争土 日久成斜 最终形成了现如今这条极其形似的大裤裆胡同。俱往矣！现如今贝子爷和他那支八旗子弟兵俱都灰飞烟灭了，而各路市井能人的后代却仍在胡同里操着旧业。也许是为了感恩、也许是为了怀念 至今老少爷们仍把这位带领他们北上的贝子爷 尊敬地称之为 老祖宗！

此称谓颇令人浮想联翩……

没错儿！当今这位金七爷虽只能算个歪瓜裂枣儿，但他却是昔日威风八面贝子爷的嫡传后裔。德泽后世，愣被公认为大裤裆胡同的“小祖宗”。而绝少恭维 却只为从身世上区别当年的“老祖宗”而已。也难怪！贝子爷的后辈儿孙竟一茬不如一茬，败落到最后更晃晃悠悠只剩下了金七爷这孤独一枝。在其父之时曾有中兴之相，金七爷自幼即在鞭子下熟读了经书子集以至精通了满语满文。可谁料老子一死儿子就原形毕露了，愣把贝子爷旧宅卖掉一头扎进了大裤裆胡同。“裤腿”口另置一处小院，坐吃山空专和三教九流的市井之徒交起了朋友。除验尸的“鞭杆子”不来往外 就连妓院的“大茶壶”也颇和他谈得来。如若提到“七爷”之称更令人叹息。明明残苗儿一株 何来行七？他的回答倒也飘逸：七爷者弃也！听听！再到哪儿去找这样洒脱败兴的“小祖宗”但无论如何败兴 日久天长这位爷竟成了塞外王府井不可缺少的人物。

既是“一宝”也是“一害”……

先说“一宝”。金七爷集老祖宗之大成，绝对称得上是吃喝玩乐泡等拔尖儿的行家里手。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故自然而然便成了市井百家孰优孰劣的最高评论家兼仲裁者。也难怪！只要他一上茶楼端起盖碗儿一品，就准知道是哪个地方产的哪个节令采的茶。只要他一进酒肆夹起筷子一尝，就准知道

是哪个菜系哪位师傅掌的勺。就连说书场上、戏园子里、杂耍摊前也怵这位爷的到来，只要稍有闪失还准让他挑出毛病来。更何况！要买字画也得请他过目，收藏古玩还得请他鉴定。而且玩鸟、架鹰、斗蛐蛐、养蝈蝈、调弄鸽子样样精通，没有他的点头认可要想出人头地绝对没门儿。塞外小天桥把他奉为“一宝”，绝对是明智之举，要不然大裤裆胡同早就被假冒伪劣塞满了。再说“一害”。金七爷洒脱得从来就没边没沿儿，白多黑少的眼睛里永远是目中无人。茶楼酒肆里明明四处贴着“莫谈国事”，可这位爷却见了茶沾了酒总爱冷不丁“开骂”。上骂脏唐、臭汉、大清龙凤一母生，下骂袁世凯、省督军、国民政府。只骂得茶客酒徒们纷纷掩耳而逃，只骂得老板和掌柜子个个作揖告饶。好您哪！往往他前脚没事儿似的走了，后脚歪脖子警察便找上门来借机敲诈勒索。好像各路诸侯大都跟着沾过这份儿“光”，气极了也免不了背后骂了他一句：操他祖宗！这个断子绝孙的鬼金七！

是仿佛要断子绝孙……

金七爷至今孤身一人。自称：一辈比一辈发蔫儿，到他这辈就是娶回个月里嫦娥来也纯属浪费。老少爷们不信，他愣要当众脱下裤子让大伙儿“瞧瞧”！吓得各路诸侯只能作揖敬请他老人家免了，权且从了他“蔫儿”了之说。一句话，别人担心他孤苦伶仃，而他却在胡同口的小破院活得格外自在。闲了，刻刻印章挥毫写两幅瘦金体的墨笔字儿。闷了，也自有三教九流的狐朋狗友来凑热闹。舍得花钱，甘愿上当，可谁料后来他竟救了一位影响他后半生的特殊主儿。总之，书卷气兼江湖义气融于一身，竟令闹市里的混混儿、坐地虎、歪脖子警察也不敢轻易惹他。但近日“蔫儿”了之说似要不攻自破，有人竟称他还是个天生的情种儿。证据之一，便是前年他又突然冒出个“大外甥”。

五岁。还有名有姓，叫莫铭。据他自己讲是一位远方族姐临终前的“托孤”，而别人却称这是他为位妙龄女妓种下的“孽种”。随之便有了个凄婉哀丽的言情故事，竟把一位遗老遗少说成了个戏莺莺的小张生。可金七爷却充耳不闻，不辩不解，进而还愣把这孩子托给了鸡眼李家寄养。似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那席筒捲来的饥荒妞儿尚无生育迹象。宗室后裔竟求“捧臭脚的”帮忙，足可见关系非同一般。

也是！说来话长……

猜疑颇多，现仅列举二三。一说金七爷平生最大的嗜好就是这一“泡”。自打五六岁开始泡澡堂子以来，二十好几年竟没有一天不泡。据他自己说，一天不泡，浑身刺痒，两天不泡，遍体发躁，三天不泡，犹如犯了毒瘾一般痛苦难熬。除了吃、喝、玩、乐之外，逮着空子便是优哉游哉地一大泡。打小儿就受鸡眼李家的伺候，日久天长关系自当非同一般了。二说便是和“借种说”有关。正如现在杂碎常所传那样，似乎是当年鸡眼李他娘借了金七爷他爹的种儿。既然暗中是同父异母兄弟，也就不免在明面上流露出某种手足之情了。三说：则是说金七爷似乎也迷上了那“绝活儿之中的绝活儿”。总属落在人家手中的某种“把柄”，当然也只能低三下四和鸡眼李称兄道弟了。对前两种说法，金七爷向来不置可否。而对第三种说法，多年前金七爷曾在澡堂子里有过一次“雷霆之怒”。赤条条地站在浴榻上，扯开了嗓子便开骂了：谁说的？有种的他就给爷站出来！瞪大了你的狗眼，谁见过爷们进过贝子间的小门儿？你倒想和人家称兄道弟，可就凭那副屌样儿你配吗？是捧臭脚的，可我瞅着比谁都干净，凭得是绝活儿找饭吃，凭得是正派落人缘儿，懂规矩，守礼儿，绝不像某些人模狗样的主儿，满嘴尽喷臭大粪！真他妈的缺大德了，竟敢在太岁头上来动土！肯定是他妈的喝了妓院

“大茶壶”的洗×水，要不然就是在殓尸的“鞭杆子”那儿挂了号！肚子里馐出杨梅大疮还好说，要是横死街头那可算天报应了！吃饱了撑的非要找臭骂，爷我今天就在这澡堂子里奉陪到底……在这一通不沾“国事”的大骂之后 此说是也曾一时销声匿迹过。次年大灾，金七爷专门从人市为鸡眼李买回了那个“席筒”。舍了一对儿凤头鸽子换回两块现大洋 似就是要故意显示自己和鸡眼李的关系的非同一般。

但当时就有人对他似曾怀疑……

果然 正当现在鸡眼李犹如热锅上的蚂蚁“抓瞎”之时 这位爷竟悄没声儿地突然不见了。据说，是借口北京来了急讯儿，愣从鸡眼李家带走莫铭那孩子匆匆上火车“溜”了。

莫非怕生下的婴儿像他……

老 横 二

老横二 与鸡眼李同庚 时年也是三十五六岁。长得人高马大，浑身的疙瘩腱子肉。因其横站在胡同里犹如半截儿黑铁塔，那大块头儿足可以一个顶俩。日久天长，老少爷们便送了他个诨名儿 横二 真名竟鲜为人知了。至于为何挂“老”或许反映了各路诸侯的某种鄙视。老是那套老掉牙的老玩艺儿，七十二行就数他丢尽祖宗的老脸儿了。

但这一行也曾有过辉煌过去……

忆往昔！当各路诸侯追随老贝子爷来到塞北时，其祖先也曾是名震一时的口外镖师。人送绰号“大漠金钱豹”专门纵横于长城内外押送镖银。武艺高强，威镇绿林。只可悲到了他爷爷这一代通了火车有了枪，祖传镖局的猎猎镖旗就渐渐耷拉了。更不该他爷爷还不识时务不服这口气，最后竟被歪脖子警察和

混混儿勾结搞了个身败名裂 详见另一部小说《大漠金钱豹》) 失去了祖传的镖局败了家, 当然会被老少爷们小瞧了。而到了老横二这一代竟不思进取沦落到去卖大力丸, 就更必然会被暗中排斥于各路诸侯的“编外”了。没辙! 也只能流浪于街头凭着祖传的尖矛封喉、头断顽石、臂缠铁板、腰崩钢丝等等招揽买主混碗饭吃。好在因和歪脖儿警察及混混们有世仇, 才总算没有沦落到黑道为非作歹去。

但他与鸡眼李的关系却颇为特殊……

表面看来 无可指责。同住于见不得人的“裤腰”深处 而且从小便在一起嬉戏长大。但若往深层次追究, 就有难言之隐了。须知 鸡眼李自幼乍练绝活儿绝技 便大多是在这位娃娃朋友身上试手。尤其是那有关“绝活儿之中的绝活儿”就更只能偷着在少年的小横二身上寻找诀窍了。就在同是十七岁那年终于大获成功, 但同时从此后也就越发不可收拾了。老横二自从尝过了“极乐手”这一口, 后来娶了老婆竟也觉得没滋没味了。到鸡眼李独当一面后已知大事不好, 却再难摆脱老横二死皮赖脸地一再纠缠了。幸亏鸡眼李“知礼儿”后更懂得谨慎回避, 而老横二也很难在澡堂子里逮着机会。邪不压正! 为此至今仍尚无人知晓 而且也少之又少了。

关于“扛人”事件……

也不能说是老横二别有用心, 如老少爷们猜测的那样“别有所图”。应当说 他尚保留着某些先祖“行侠仗义”的遗风 扛人纯属是急娃娃朋友之所急。既然金七爷舍得掏钱, 那当然对他来说往回扛人也只能算得小菜一碟儿了。更应当指出, 当鸡眼李正式成亲时也多亏了他的出场“弹压”要不然老少爷们趁机宣泄还不知会起什么哄呢。是瞧不起这位置祖传镖局再也不提的败家子, 可各路诸侯却都怕他那钵大的拳头。只不该!

到后来他竟以“功臣”自居，常到鸡眼李家串门子喝蹭酒。而后者也永不忘“陪练者”献身之功，只要他不提“极乐”，也从不拒绝。怪只怪热酒炒菜的均是那战战兢兢的小媳妇儿，随之便落在老少爷们眼里成了话柄。

而现在？……

鸡眼李家明明十万火急，可他这位自幼的铁哥们儿却一连三天不见露头儿。恰和鸡眼李成亲时形成鲜明的对比，面对大门外叽叽喳喳嘻嘻哈哈看热闹的人们却再不见他“行侠仗义”了。按说踢场子卖大力丸的是总不能死呆在一个地儿，人烦、腻味。离家远出走村过镇倒是正经事儿，可永保“新鲜”。可老少爷们这回可不这么看了，愣琢磨出了里头有“鬼”！

莫非生出的孩子更像他？……

洋 神 甫

洋神甫 这里系专指一位比国神甫而言。自称 孔约瑟，时年约三十二三岁。耷拉眉、蓝眼珠、大鼻子上那汗毛孔特别显眼。虽刚进入中年、却已发福。矮挫个子穿着一领黑色的袈裟，迈开步来总腆着个突出的大肚子。见谁都笑，颇有礼貌。经常出没于塞外小天桥，故早成了大裤裆胡同里某种流动的“西洋景儿”。

老少爷们也早已司空见惯了……

也难怪！自从庚子赔款后孤魂滩上就建起了一座洋教堂。好像在那老神甫死了不久，就由他出面儿当家了。一呆就是快十年，中国话也算说得蛮“溜”的。只是舌梗子稍稍发硬，常把诸如“好”说成“蒿”物的。而且还识得中国字，读得中国书，并且特别崇拜孔夫子。为此才刻意给自己起了这个中西合璧的名

字孔约瑟据他说这是东方圣人加西方圣徒只有如此起名儿似才能表达他双重虔诚的。他非常热衷于穿梭在大裤裆胡同之中仿佛已经不仅是为传教或指点“迷途的羔羊”了。倒更像个踏入神秘部落的西方探险家正在闹市深处猎“奇”“宝”。

鸡眼李便是他选中的一个……

开头，他似乎只是为凑热闹才走进了澡堂子。后来好像渐渐就被鸡眼李的“人格魅力”吸引住了。尤其对他那“咱知道自己的身份咱守礼儿”更为欣赏竟宣称鸡眼李颇通孔夫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要义。属高人、是隐士必有深含不露过人之处。随之便像探险家探得了“宝”一般竟盯住了鸡眼李那一身绝技绝活儿不放了。虽大肚子上总顶着个金十字架，却从此再不轻言传教了。礼贤下士主动交友愣不惜舍身跃入古色古香的中国澡堂子里一大“泡”了。虚心求教，裸体而试，更进而遍享了鸡眼李诸如修脚、搓澡、推拿按摩种种绝技绝活儿。而且从不吝赞赏致使那洋腔洋调儿的“蒿蒿嚯！”一时间在古老的澡堂子里终日绕梁不绝。却谁料老少爷们也不深究其中原因，竟纷纷拥入只顾了偷瞧洋人那玩艺儿是否长得像“驴扁”。大煞风景终于迫使这难得的“西洋景儿”不久便在澡堂子里销声匿迹了。

但交往并不因此而止……

应当说鸡眼李当时并不了解孔约瑟的用意更很难预知将来会出现一位以其专著《中国浴榻史探秘》而闻名于世的汉学家。只是感到：同一条胡同混饭吃的老少爷们愣把自己归入了“下三烂”而一位大老远来的蓝眼珠子洋人竟把自己抬举得这么高。不是知己胜似知己随后便在“裤腰”部分那小破院里也接纳了他。有问必答，甚至连有关“绝活儿之中的绝活儿”的种种轶闻秘史也尽都全盘托出。也难怪！孔约瑟也有恩必

报，常常周济于孤苦伶仃的鸡眼李。就连席筒卷回那奄奄一息的小女子之后，也多亏了人家腆着大肚子的救助。从洋教堂拿来了洋药和洋面包洋牛奶，日久天长竟使那惶惶然不可终日的饥荒妞儿也见怪不怪了。对于鸡眼李来说，市井之辈就该讲市井义气。而对于各路诸侯来说，落在眼里的便只剩下了“猫腻”。

而现在？……

惟有这位洋神父例外，昨日闻讯后还带着两个修女来过。划着十字连声喊着主啊，执意要把饥荒妞儿拉进教堂里的洋教医院去接生。多亏了众多围观娘儿们此起彼伏的一大哄，才总算迫使鸡眼李咬牙拒绝了。仅此一点，老少爷们便似看出了孔约瑟的“欲盖弥彰”。干嘛非拉进洋教堂里，肯定是想“偷梁换柱”！

莫非是怕生出个大鼻子蓝眼睛……

三

四只“苍蝇”都说过了，却久久仍未见动静……

随之便又见“异兆”，那便是高人尚未问世，却已博得各路诸侯少有的“众口一骂”了。操他八辈儿大祖宗，这小子天生就会耍赖，不管是像谁总得出来让大伙儿瞧瞧啊！但越骂便越难见“庐山真面目”，却只听得破院里传出那水灵女人的挣扎哀号声。

鸡眼李显得更手脚失措了……

三十岁才捡来一个老婆，又盼了五年才盼得有了“结果”。可命运多舛，盼来的却是这么个赖着不出的逆种儿。一连三天没明没夜地折腾，是使他预感到了某种不祥，但却绝不是二十年